

在没有神的世界里，依然会发生奇迹……

你们了解异乡人的心，

因为你们也曾在埃及地当过异乡人……

所以你们也应该热爱异乡人。

——《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三章



「出埃及」 异乡的

〔美〕史蒂芬·马奇 Stephen March-著

郭 晖-译



世界文学出版社



「出埃及」的
异乡人



世界知识出版社

Strangers in the Land of Egypt by Stephen March

Copyright © 2009 by Stephen March

Copyright licensed by The Permanent Press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图字：01-2010-174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埃及”的异乡人/(美)马奇著;郭晖译. —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11

书名原文:Strangers in the Land of Egypt

ISBN 978-7-5012-4157-6

I. ①出… II. ①马…②郭…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6894号

“出埃及”的异乡人

Chu Aiji De Yixiangren

◎作 者——(美)史蒂芬·马奇

◎译 者——郭 晖

◎策 划——世知东方

◎责任编辑——薛 乾

◎特邀编辑——陈云湄 张鹏

◎责任出版——刘 喆

◎内文制作——宁春江

◎封面设计——周周设计局

◎出版发行——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邮 编——100010

◎网 址——www.wap1934.com www.aol1934.org

◎联系电话——010-65265919 010-65265956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890×1240毫米 1/32 10.25印张

◎字 数——230千字

◎版次印次——2011年12月第一版 201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12-4157-6

ISBN 978-157962185-8

◎定 价——25.00元

题 献

献给朱利安和利兰

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作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

——《约翰福音》5:2-5

致 谢

感谢犹太教大师约翰·弗里德曼、玛丽·马奇、马蒂和朱迪思·谢泼德在成书过程中给予本人的真知灼见及编辑过程中给予的中肯评论；也感谢苏珊·阿尔奎斯特和拉尼亚·海蒂迪尔托耐心而认真的审稿。

第一部

第一章

古老妖媚的月亮栖在窗外的一根橡树枝上，戴着一头寄生藤假发。我在室内来回踱步，血液燃烧着。G.T.的闹钟在他的房间里又在不该响的时候大声响起来，我腾地一下跳起，就像要逃脱躯壳似的。我坐到床上，用步枪对着麻子脸的月亮。嘀嗒，嘀嗒，嘀嗒。这样的夜晚，让人烦得总想扯坏点儿什么。

我正在门前台阶上纳凉，米克、柴鸡和蚊子这几个波茨敦小混混拿着一根大麻雪茄和一瓶疯狗牌葡萄酒走过来。我们几个就坐在门廊边上轮流抽起大麻，米克说这是哥伦比亚的纯种大麻，不过我吸了一口就知道这还是原来当地种的那种。不过它依然起作用，只是时间长点儿而已。我飘飘然了，感觉就像飞在星星和那个讨厌的月亮之间。

喝罢酒，我们溜达到了东哈尼特街上的犹太沙洛姆教堂，又到了东哈尼特街上。柴鸡拿着从凯玛特超市偷来的一罐红漆，在那个教堂后墙上喷了一个纳粹党的十字符号，然后米克和我端开了那扇后门。我们穿过那条过道，米克晃着他手里的手电，向左拐进了圣堂，那是一间有着大教堂穹顶的大屋子。圣堂里没有一

般教堂里的那种条凳式座位或是祭坛，只有一排一排的椅子和靠近后墙的一个讲台。后墙边还有一个柜橱，墙上面很高的地方有一只闪耀的壁灯。教堂顶上的铜灯饰垂下来，吊灯支架上有细长、没有燃亮的灯泡。

我说：“他们不许男男女女坐在一起。”

“也许与她们的月经期有关。”米克接口说。

“犹太佬，”柴鸡插嘴道，“应该回到他们来的地方去。”

“他们可不是从一个地方来的，”蚊子接口道，“他们像吉普赛人到处漫游世界。”

“现在以色列是他们的家了。”看到此情此景，我丑恶的部分已经退后了，不禁对我们此刻的所作所为皱起眉头。我想，他们从没冒犯过我。

米克又把他的手电朝着讲坛上的桌子晃了晃——照到一个托盘上的一瓶暗红的液体和两只玻璃杯，“那是血！”

“他们祭献动物，”柴鸡说，“割了它们的喉头，喝了它们的血。”

我拿开玻璃盖闻里面东西的味道，告诉他们不过是酒。我喝了一口，有点儿淡甜味。我把瓶子递给米克，他也喝了一口，顺势把瓶子递给柴鸡，他接过去喝了一大口，然后吐掉，惊叫道：“啊！要是他们往里面掺了血，怎么办？”

“对你没害处，柴鸡，”我揶揄道，“会让你更强壮的。”

“我可不是吸血鬼。”

米克从桌子上扯下那块白桌布披在肩上，然后像个斗牛士似的甩起那块布。蚊子跟在他身后，把手指压在太阳穴上作出牛角状，米克拿着那块桌布与他周旋。等他们俩玩累了斗牛士和牛的

游戏，柴鸡用他的鹰嘴刀将桌布划开成布条。蚊子拿过托盘，旋转起来，像扔一只飞盘似的朝橱柜抛出去。托盘撞到了墙上，“啪”的一声跌落到地板上。我们又把酒瓶互相传递开来，米克咕咚咕咚一饮而尽，然后将空瓶子朝墙扔去。我听到瓶子撞碎的声音，拿手电照照地板，碎片像晶莹的冰块闪耀着。

我们几个又回到橱柜边，台灯上面有个薄金属罩，上面有些奇怪的文字，是一种铭文。米克问那是什么文字。

“看起来像鸡爪挠的痕迹，”柴鸡说，“不知道柜子里有什么。”

“也许有珠宝，”蚊子答道，“或者是金子，咱们撬开看看吧。”

“没必要。”我指着锁上的钥匙说。

蚊子即刻转动钥匙开了锁，拉着把手开了柜门。柜子里有一些木制滚轴，滚轴上卷着一些奇怪的纸卷，每卷都用丝带系着，还用天鹅绒布盖着。一根线将一块古铜色的金属片与这些卷本串起来。柴鸡拿起一卷，揭开天鹅绒布，退下护套，解开丝带，展开纸卷。纸很重，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東西。“写的也不是英语。”他把纸卷又展开一些，然后将整个纸卷扔到了地板上。

蚊子和我拿起酒杯朝烛架扔去，想弄灭一根烛火。酒杯撞击天花板时碎了，我缩脖子躲了一下，以免被掉下来的玻璃碎片伤着。

“他们在哪儿杀祭祀的动物？”米克好奇地问。

我们正四下寻找着他们的祭坛，忽然，我注意到在我们身后的墙上有一个光环在晃动。我顺着前窗向外看去，看见一辆警车停在教堂前。“呃，五个！”

我们就像大号铅弹似的蹿出后门，各自逃散。

我听到一声呼啸，右边有一道光闪过，我猫身从后面穿过树篱，跳过一个低矮的木栅，到了那条胡同里。我正飞奔，可是我屁股右边有人在后面跟着，近得我都听得见他的呼吸声。

一辆警车开到胡同尽头，蓝光闪烁。糟了，无路可走了！

我扭头向右，爬上一处私人家的木栅，就在那个收硬币人家的院子左近，心知他家院子里有一只罗特韦尔犬，拴着一根15英尺长的铁链。我跳到地上，紧挨着后栅，它刚好够不着。我听到了它的咆哮，还听到它的爪子啪地抓紧。警察跟着我跳过栅栏，只是他不知道狗的事，或者不知道狗链的长度。我听到他的惨叫声，狗咬着他了。我跳过围栅，绊倒了，打了个滚，然后爬起来接着跑，自以为赶上了脱身大师胡迪尼。但是有个人猛地从后面撞我，把我拿下了。他命我趴下，将我的双臂扭到背后，然后猛击我的后脑勺，一个手电照到我的头，我感觉自己向后倒去，落到一团黑暗中了。

然后一片嘈杂，仿佛从远处传来。

“他好像失去知觉了。”

“别管他，给他读。我是证人。”

“你有权保持沉默……”那声音听起来忽近忽远，像鬼火似的。手铐对我来说太紧了，我的手臂没法动了。

他们在我两边各站一个，猛拽我站起来，我的整个头就像被一把圆头锤重重地钝击了一样。

我一言不发，跌跌撞撞地上了警车，一个警察在身后揪住我的裤腰带。

长了一张圆脸和一只阿拉伯大鼻子的多珀达上尉带着一副遮

阳的有色眼镜。现在来到明亮的审讯室，两个镜片就变成黑色的了。他坐到桌子的那边，我的对面。里佐警长是他的王牌助手，坐到他的左边，在一个本子上记录多珀达告诉我说的我的罪状——私自闯入毁坏公物，拒捕，还有袭警。“特里尔，你要到谢里登待上三到五年。你多大了——16了？这意味着你可能会被关起来，到21再放出来。想让你自己好受点儿吗？告诉我们谁和你在一起就行。为我们作证告他们，我们会让地方法院检察官别对你下狠手——甚至可能给你缓刑察看，你看怎么样？”

“告诉你了，就我一个。”

“别跟我胡说，至少还有另外三个男孩和你一起从那个犹太教堂里跑出来。霍夫勒和詹金斯追着他们跑到柏树街，不过后来给他们甩掉了。你倒霉碰上了纳兰，一个州级短跑冠军。”

我心想，在我看来他也够倒霉的想起狗咬着他的情景。住在那里的人家在格里芬街上开钱币店，每天早晨用一根铁链拴着罗特韦尔犬以防强盗。那只狗待在高高的柜台后，柜台上方是防弹玻璃。收硬币的人通过防弹玻璃上的一个小窗口跟别人做生意。

多珀达像是能看透人的心事似的又开口说：“顺便说一句，你倒是挺会耍花招，蹿过那个有狗的院子。纳兰现在在急救室。他得打一针破伤风，想知道谁付账单吗？”

我耸耸肩，就像我真的一点儿也不在乎。

“纳税人，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我低下头看着手铐把我手腕勒出的红印子，我的头这时也从前疼到后，我现在真希望躺在家里的床上。

“他们是体面、遵纪守法的公民，可不是害虫——毒贩子、吸毒的、恶棍、妓女、少年犯、飏车党和小偷。纳税人要为你们

开车的路负责，为你们上的学校负责，他们为社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不过你不愿意知道这些，是吧？”

多珀达的声音里有一种尖音，像牙医的钻发出的声音。如果能让他闭嘴，付他二十美元我也肯，如果我有的话。

里佐放下笔，站起身来，离我的脸那么近，我都能闻到他那嘴蒜味。

“特里尔，如果你告诉我们其他同案犯的名字，就会让你悲惨的下半辈子好过得多。”

“没见谁。太黑了。”

“胡说！”

里佐和多珀达是这个区管少年犯的警察，他们开着一辆海军蓝的维多利亚皇冠车在街上巡逻。一个月前他们的车停在尼克的咖啡屋前，蚊子和我把一块碎冰锥塞进了他们的车后轮轮胎。里佐和多珀达当时正在那里吃馅饼喝咖啡，吃女店员咪咪的豆腐，也都用的是纳税人的钱。

多珀达警告道：“你是不是想要硬碰硬？坐直了，特里尔！你不给我们那些人的名字，我就给地方检察官和法官说你的事。我保证你会被送到谢里登一直待到你21岁。想知道那些少年犯会怎么对待你吗？他们会把你当成心肝宝贝的。”

“你会成为某个色鬼的婊子！”里佐发狠地说。

“没人会那样乱搞我。”

“你会哭爹喊娘的。”

“你在做梦。”

“废物！”里佐口不择言，“当你妈的乖儿子吧！”

我妈早走了，傻瓜。我的心脏在胸腔里怦怦地跳着，就像一

台机器在飞速地甩着一根棍子一样。

多珀达用手指狠狠地戳我的脸说：“特里尔，知道我见过多少像你这样无法无天的耍酷的家伙吗？我甚至都数不清了。知道他们最后都到哪儿去了吗？不是脑壳上挨一颗枪子待在太平间里，就是待在谢里登，让你的日子过得就像掏了肚的白条鸡掉在输送带上一概。”

“我没什么要说的。”

“里佐警官，把这个罪犯带到监狱去。”

里佐站起来说：“走吧，特里尔。”

“把他与那个酒鬼关到一块儿。”

里佐把我和他铐在一起，然后带我穿过警局的边门，顺着一条小路走到隔壁的监狱。监狱是一座两层楼，黑红的砖块像凝固的血。白天可以在后院放风，同狱犯人会从第二层的号子里叫你。

我们走上混凝土的台阶，里佐按响门上面的呼叫器，铁门上打开一个小窗口，露出一双向外张望的蓝眼睛。随后，门开了，里佐和我走进里面的门厅，门厅后面有一个房间。狱卒是一个胖胖的秃子，上穿一件带有油点子的T恤，下穿军裤，他用又尖又甜的嗓音说：“晚上好，警官，现在又带谁来见我？”

“杰西·特里尔，”里佐答道，“多珀达上尉说把他与他们先前抓到的那个酒鬼关到一块儿。”

“进来吧，”他大叫道，“本店有的是地方。”

里佐打开手铐，胖子把我带进左边的一个房门，里面有一把椅子、一张带电脑的写字台，电视柜上有一台电视。写字台上一个纸碟里堆着高高的鸡骨头，旁边的烟灰缸里有一个烟头。狱卒要我把衣兜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到桌上，把腰带解下来。多珀达已

经搜遍了我的东西，我把钱包、钥匙串、幸运符、梳子和一些硬币拿出来放到桌子上，把腰带也放到桌子上。狱卒把这些东西放到一个塑料袋里，在一个标签上先写上我的名字，再把标签贴到塑料袋上，然后把那个塑料袋放到一个抽屉里。他和里佐又把我带回前屋。房间远处还有一扇门，与门厅相对，后面是一扇铁栅门。狱卒打开那扇铁栅门，我们走进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里只有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一只灯泡照明，右边是一面有护栏窗户的墙，左边是牢房。我们走过两间空牢房，狱卒打开第三间，里佐一把把我推进去，关上铁栅门。他们走向前面去，我听到里佐对狱卒说，住在犹太教堂旁边的那个人报警说，“一帮歹徒恶棍”在里面“疯狂”——没来得及听清后面的话，门厅尽头的钢铁门就咣当一声关上了。

我靠在栏杆上，感到一身骨头因为自身的罪孽而沉重，想着给我的叔叔G.T.打电话，他那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比方他会问为什么我离开家的时候不告诉他我要去哪儿的之类问题。

现在我唯一想说的就是“对不起，G.T.！”

好像那真有什么用似的。

下铺的老人须发皆白，瘦骨嶙峋，双臂瘦弱，双眼紧闭，嘴巴张开，刺耳的呼噜从底下传来。他下牙龈上有一颗牙齿的颜色和坏香蕉的颜色一样。下铺旁边是洗手池，脏兮兮的马桶也没有盖子。这地方气味难闻——尿臊味、汗臭味、沤味和霉味混合在一起，加上老人不知喝的什么劣质酒，从他的呼吸和皮肤上散发出来。一根电线将一个没有燃亮的灯泡从天花板上垂下来。

我把脚插进床栏杆，爬上上铺，躺在破破烂烂的床垫子上，

打量着墙上和天花板上的字迹，大多是用烧黑的火柴头写的黑粗的字体。囚徒们手拿的那些火柴棍只够画出一个字母，然后再燃亮一根火柴，用烟灰写他们的信息，名字、日期。就在我上面的天花板上，我看到这句话：地狱不过是一种心境。

酒鬼在他的睡眠中喃喃自语：“丽拉，丽拉，宝贝儿。”

真想知道这丽拉是谁，她是否会在乎这个有着一颗孤零零大黄牙的潦倒家伙。

也许是位梦中的女郎，只在他头脑里出现而已。

把我与这个酒鬼关在一起是多珀达惩罚我不交代我那些同伙名字的方式。街上人传说他想当头儿，这就是他雄心勃勃地要清扫这个区的原因。他参加了一个活动，要除掉所有不良分子、流氓阿飞。那年他已经搜捕了温科·桑德斯和特里·布利文斯，而且把他们都送到了谢里登的州立感化院。我听说过那个地方，如果你破坏纪律了，就把你的头发剃光，还关禁闭。你可以尖叫，叫哑了嗓子也没有人管你。守卫还是杜宾犬呢。他们抓住特里，踹他的手，因为他不合作，然后他们说了一些“从不存在”的同狱犯人打的他。打那以后，特里的手再也没好，攥不成拳。我可不想被送到那里去，但是我绝不会背叛我的伙计们。

地狱的刑罚不会饶过他们的。

多珀达让我神经紧张，我想过他会枪毙我，然后把一把没有编号的手枪扔到我的尸体上，说是正当防卫。我再没机会申诉真实情况。如果从另一边也能出庭作证，法庭上的人能从这儿排到西藏去。

我看着天花板，想着囚徒们划着火写他们的名字和信息。我想起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关于三万多年前岩洞壁上一些岩画——

剑齿虎、野牛、鹿、鸟和巫师的形象。那些岩洞艺术家得爬过深深的隧道才能到达洞里，他们在那里借火光作画，他们用从地里带去的東西制成的顏料作画。我努力想象着那么远古的时代，没有汽车，没有电，没有超市，人们怎样生活呢？只有树、河流、天空、岩洞和动物。真想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做什么样的梦。他们在地球岩石的心脏里作那些神秘的画时在想着什么呢？

我的叔叔G.T.在第二天上午就把我从监狱里保释出来了。

我们走出监狱，他一言不发，满脸怒容。我们爬上他的卡车，车门上漆了“特里尔屋顶公司”字样。一幅比基尼金发美女的图从后视镜处垂下来，他的女友罗莎莉塔说这画让他的车“有种破烂相”。G.T.告诉她，买车的时候就有那画。有时候他挺顽固的。

我们这时路过一家汉堡快餐店，闻到汉堡的香味才让我感到自己有多饿。天刚破晓时，一个狱工通过牢房门上的小窗口递进两碗凉的结块的燕麦粥，没有奶，也没有糖，再加上没放好洒了一些在地板上。谁能在那样一个地方用餐？

“杰西，你糟蹋一个犹太庙究竟想干什么？”G.T.责问道。

“对不起，G.T.！”

“这话和老鼠放的屁一样。”

我叹了口气，双手摸了摸太阳穴，想着肚子里要是有点儿吃的可能会减轻些头疼。警察打的地方现在肿起了一个大包，真想知道他用什么打的，也许是用棒子打的吧。

“还有谁和你在一起？”

“都是波茨敦的孩子们。”

“是呀，谁呀？”